

寐语者 著

下

是非千古事，得失两心知。

帝王业

DI WANG
YE

典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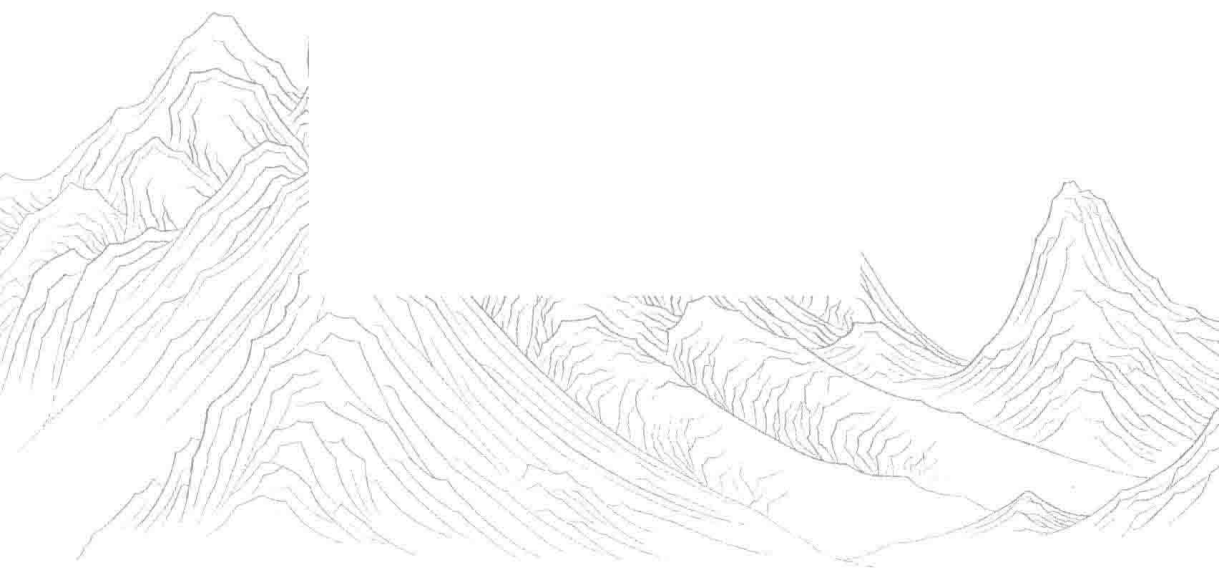
海外借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寐语者 著

下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帝王业 / 寐语者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5500-1702-3

I. ①帝… II. ①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74206 号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A 座 20 楼 邮编: 330038

电 话 0791-8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y.com>

E-mail bhzwy0791@163.com

书 名 帝王业 (典藏版)

作 者 寐语者

出版人 姚雪雪

出品人 李国靖

特约监制 何亚娟 燕 兮

责任编辑 童子乐

特约策划 何亚娟

特约编辑 悦 悦

封面设计 郑力琿

版式设计 王雨晨

封面绘图 Rlo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1/16 710mm × 980mm

印 张 35.25

字 数 62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0-1702-3

定 价 56.00 元 (全二册)



赣版权登字: 05-2016-8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三卷 ○ 风雨长路

新恩
002

乍寒
045

姻约
088

旧憾
011

哀别
053

废立
096

南征
019

伤疑
061

妄思
102

缔盟
028

遇刺
072

悲欢
111

春回
036

情切
080

第四卷
○ 铁血江山

两难
122

血刃
166

长恨
210

狼烟
127

忠奸
173

皇图
217

将伐
133

迷局
179

天下
224

暗流
140

诡断
185

千古
230

决绝
147

猜忍
191

后记
238

九锡
153

深谋
196

番外
239

飘摇
159

争锋
203

第
三
卷

风雨长路

【新 恩 】

这一场变故之后，整个宫闱都冷寂了下来。先皇卒亡与姑姑的中风，令父亲深感悲痛，对姑姑的怨愤随之烟消云散。经过连番劫难，父亲对权势似乎再无从前的热忱，对萧綦的敌意也缓和了许多。在这连番的争斗中，我们已经失去太多的亲人，也都已经疲惫不堪，再不忍心继续伤害身边之人。

到底是血浓于水，骨肉相连，亲人之间再深的隔阂，也总有化去的一天。

只是，从前那些美好的时光终是一去不返了，我和他们之间已有了一道永远的沟壑。父亲再不会把我当作他羽翼呵护下的娇女，再不会如从前一般宠溺我，回护我。如今在他眼里，我是王氏的女儿，更是萧綦的妻子，是与太皇太后一同垂帘于朝堂之上，真正掌管着整个宫闱的女子。

转眼一年间，爹爹苍老了许多，谈笑间依然从容高旷，却再没有从前的傲岸神采。无论多么强硬的人，一旦老去，总会变得软弱。在他最孤立无援的时候，我默默地站在了他的身后，和他一起守护每一位家人，守护这个家族。

姑姑曾说，男子的天职是开拓与征伐，女子的天职却是庇佑和守护。每个家族都会有一些坚韧的女性，一代代承袭着庇佑者的使命……冥冥之中，我和父辈的位置已经互换，渐渐老去的父母和姑姑，开始需要我的照拂，而一直在他们庇护下的我，却已成长为这个家族新的庇佑者。

最近父亲总是提起故乡，提起叔父。自叔父逝后，婶母带着两个女儿扶灵还乡，再未回返京城。父亲也离开故乡琅琊多年，如今年事已高，更是思乡情切。他一直希望有朝一日放下纷扰事务，一人一蓑一木屐，遁游四方，寄情山水之间，踏遍锦绣河山。我明白

父亲的心意，宦海沉浮一生，如今心灰意冷，归隐田园或许是他最好的选择。唯一遗憾的是，母亲终不能原谅父亲，也再不愿离开慈安寺。

父亲亦不再强求，他最后一次和我同去探望母亲，默然凝望她背影良久，叹道：“人生至此，各有归依，缘尽亦是无憾了。”

当时我已觉得有些异样，父亲从前总爱说，阿妩最解我意，我们父女原本就最是意趣相投——只是我没有想到，父亲的去意如此坚决，决定来得如此之快。

数日之后，父亲突然递上辞官的折子，不曾与任何人辞别，悄然留书一封，只带着两名老仆，一箱藏书，便挂印封冠而去。

我得了消息，和哥哥一起驰马追出京郊数十里，直至河津渡口，却见一叶孤舟远泛江上，篷帆渐隐入水云深处……父亲就这样抛下一身尘羁，孤身远去。居庙堂则显达，泛江湖亦高旷，到今日我才真正地佩服了父亲。

母亲得知父亲辞官远游的消息，一言不发，只是捻着佛珠默默垂眸。然而徐姑姑次日却告诉我，母亲彻夜无眠，念了一整宿的经文。

不久之后，总算迎来久违的喜事，怀恩终于迎娶了玉岫，成为我的妹婿，我又多了两名亲人，纵然没有血缘之亲，亦令我觉得珍贵。随后，哥哥的侍妾又为他生下一个男孩，这已是他的第三个孩子。喜气冲淡了忧伤，日复一日，风雨褪尽的帝京又回复了往日的繁华。

时光过得飞快，转眼小皇上已经咿呀学语，可惜他天生体弱，还迟迟不能学步。每当我听到他含糊地叫我“姑姑”，看到他无邪笑容，仍会觉得淡淡心酸。

这日萧綦很晚才回府，卸下朝服，披上我递过来的外袍，神色略见疲惫。我转身去取参茶，却被他拦腰揽回身侧，轻轻圈在臂弯。

他隐有忧虑的神情让我觉得不安，依在他胸前，轻声问道：“怎么了？”

“没事，陪我坐会儿。”他微微合了眼，下巴轻抵在我的额头上。听到他似满足又似疲倦的一丝叹息，我心里微微酸楚，抬起手臂环在他腰间，柔声道：“还在为江南水患烦心吗？”萧綦点头，脸上仅有一丝丝笑容也敛去，沉沉叹道：“如今政局未稳，叛军偏安江南，迟迟未能出兵讨伐。眼下水患又起，黎民流离失所，可恨满朝文武竟无一人敢站出来担当！”

我一时默然，心绪随之沉重。今岁入春以来，河道频频出现异常之兆，近日多有经验

深厚的州府官吏上奏，春夏之际恐有严重水患，朝廷宜早作防范。然而满朝官员都诚惶诚恐，谁也不敢站出来担此大任，令萧綦大为震怒，却又无可奈何。

我沉吟良久，想起昔年叔父在时，治理江南水患曾有大功，如今叔父不在了，曾跟随他治理河道的臣工却无一人堪当大任。

萧綦叹了一口气，淡淡道：“我倒是看中一个人选，却不知此人是否有此抱负。”

我怔了怔，脑中忽有灵光一闪，惊愕地望向萧綦，“你是说……哥哥？”

当年，哥哥曾跟随二叔巡视河患，督抚水利，目睹了两岸百姓因年年水患所受的流离之苦。回京后，他翻阅无数典籍，埋头水利之学，更亲自走遍大江大河，采集各地民情，写下了洋洋数万言的《治水策》递上朝廷。然而父亲一向只当他不务正业，从未将他一介贵胄公子的治河韬略放在眼里。

那年江河决堤，百姓死伤无数，万千家园毁弃，一众官员皆因治河不力遭到贬谪。自此满朝官吏再也不敢轻易坐上河道总督的位置。然而那年，哥哥却瞒着父亲，上表求荐，自愿出任此职，那折子自然是被父亲压下，回头被他一顿严斥。父亲说，治河大任事关民生，开不得半分玩笑，岂是你能胡闹的。后来此事传了出去，被当作朝野笑谈，没有人相信，哥哥那样的风流公子也能够胜任粗杂繁重的治河大任。

从那之后，哥哥便打消了这个异想，从此纵情诗酒，再不提什么治河治水。

然而万万没料到，这个时候，萧綦竟然想到了哥哥。我一时间怔愣，心中千头万绪，百感交集。萧綦含笑瞧着我，亦不说话，神色高深莫测。

“如此大事，你贸然起用哥哥，就不怕朝中非议？”我想了想，试探地问他，心中另一重思虑却未说出口——万一哥哥没有成功，非但萧綦要受万民所指，王氏的声望也将大受打击。萧綦却是淡然一笑，“就算眼下难免非议，我也要冒险一试。”

“为什么偏偏是哥哥？”我蹙眉看他。

“以王夙的才智，相信他定能担当此任，只是眼下却不知他是否有此抱负……”萧綦目光深邃，喟叹道，“长久以来，世家亲贵多有疑惧抵触之心，不肯为我所用。若是王夙此番能有所作为，亦能显出我对世家子弟并无偏见。”

我默然片刻，叹道：“那也是人之常情，有了谢家的前车之鉴，只怕各个世家都已胆寒生惧，眼下自保唯恐不及，哪里还有心思出头。”

萧綦剑眉深蹙，“乱世之下，若非铁血手段，怎能令这些门阀贵胄慑服？”

“以杀止杀虽不是上上之策，但若能以小杀止大乱，那也是值得的。”我深深地看着

他，将手覆上他手背，柔声道，“我知道你是对的。”

萧綦动容，满目欣慰感慨，“有你知我，便已足够。”

我淡淡一笑，心下已明白过来，“若是哥哥出任河道总督，受你破格起用，自然会令其他世家消除疑惧，放下成见，明白你一视同仁之心，是这样吗？”

“不错！”萧綦含笑赞许。我却略略迟疑，“但不知哥哥又是如何想法……”

“能否让他全力赴任，这便要看王妃的能耐了。”萧綦扬眉看着我，目中笑意深点。我恍然大悟，原来绕了半天，这才是他真正的用意……这可恶的人！

翌日，我只带了贴身侍女，轻车简从，悄然来到哥哥在城郊的别馆。

站在这幽雅如阆苑仙境一般的别馆门口，我忍不住叹了口气，哥哥实在是妙人，太懂得逸乐享受。他总是找到那么些奇人巧匠，将这小小一处别馆，营建得冬暖夏凉，巧夺天工。一路行去，还未到堂前，就听得旖旎丝竹之声，飘飘不绝于耳。

但见蔷薇盛开的临水槛边，哥哥面色微醺地闭目倚在锦榻上，玉簪松松绾起发髻，几缕发丝慵然散垂下来，一身白袍胜雪，衣襟微微敞开，露出颈项间白皙如玉的肌肤，连身侧那两名美姬也比不上他此刻妍态。我缓缓步入槛内，他仍不睁眼，那两名美姬忙欲行礼，被我抬手止住。

哥哥微微翻身，闭目慵然道：“碧色，上酒——”

我将指尖伸入案上杯盏，沾了些酒，并指朝他俊雅面庞弹去。酒一洒上他的脸，哥哥惊叫一声，翻身而起，“朱颜，你这可恶的丫头！”

他一呆，看清楚眼前人，顿时惊喜大叫：“阿妩，是你！”两名美姬慌忙上前，左边罗帕右边香巾，忙不迭为他擦脸。我却笑吟吟地扯了他宫锦白袍的袖口，不客气地揩去指尖酒渍，挑眉笑道：“似乎我来得很不是时候？”他一脸无奈，叹道：“你就不能对我温柔一些吗？好歹也是堂堂王妃了，还这么淘气。”

我转目去看那两名美人，一个红衣丰艳，一个绿裳妖娆，都是丽色照人。哥哥端了玉杯，又倚回锦榻上，斜目看我，“你是来赏美人，还是专程来找我捣乱的？”

“美人要赏，懒人也要管。”我劈手夺过他手中酒杯，“别以为父亲不在，便没有人管得了你。”

哥哥翻身坐起，骇然笑道：“这是哪家悍妇走错了家门？”

我瞪着他，瞪了半晌，终究心里一酸，垂眸叹道：“哥哥，你现在越发懒散了。”

哥哥一怔，侧过脸去不再说话。侍女捧了流光青玉壶上前，注满我面前的衔珠杯。哥哥淡淡一笑，“来，尝尝我今年的新酿。”

我就唇浅抿了一口，只觉清冽芬芳，异香缠绵，脱口赞道：“好香的酒！”哥哥得意非凡，“你再细品一品个中滋味。”

这酒初入口时幽香缠绵，隐约有春风拂阑，夜露莹彻，桃花缤纷的风流，分明只是一点儿飘忽清冽的酒意，入喉却绵柔不绝，暖暖融进四肢百骸里去，不觉双颊已是微热。我叹息一笑，“芳菲四月，深浅红妆，倚栏思人，落英满裳。”

哥哥大笑，“品得好，得此四句相赞，不枉我辛苦采集一番的武陵桃花……我家阿妩，真妙人也！”

“这是桃夭酿？”我惊喜道，“你果真酿成了？”哥哥昔年甚爱桃花的妩媚，我们曾一起试酿了许多次，却总是做不成这桃夭酿。想不到时隔经年，他竟悄悄酿成了。若论心思奇巧风流，恐怕天下再找不出一人能胜过哥哥。他倚在榻上，笑眸深深，我佯嗔道：“若不是今日撞个正着，你还想私藏多久？”

哥哥懒懒一笑，“一壶酒有什么稀罕，我一介闲人，也就精于享乐之道罢了。”

我欲反驳，却不知该说什么，一时默然无语。哥哥倒是兴致极高，又唤来歌姬，重新斟酒，与我对坐畅饮。

一杯杯醇酒饮下，渐觉飘然，我们皆有些忘形，随着廊下丝竹击节互歌。琴伎款款拨着一曲江南小调，悠扬轻快，不觉又勾起少年往事。

“拿琴来。”我微醺着起身，回眸朝哥哥戏谑一笑，“妾身斗胆献艺，邀公子相合一曲。”

哥哥连声称妙，立即唤来侍妾，奉上他那只支名动京华的引鹤笛。我的清籁古琴并未从王府带来，便随意取了乐姬的瑶琴，信手抚去，音色倒也清正。

我凝神垂眸，指下轻挑，弦上余音犹自宛转，流水般琴韵已袅袅而起。

清韵初起《上阳春》，宛转跳脱的曲调里，一缕空灵的笛声徐起，与琴音相逐引，宛如踮跹双蝶，逐着四月柳梢，在春风中相戏。忽而琴音一转，自那春光明媚的四月天，飘摇直入斜雨霏霏的秋日黄昏，日暮月沉，天地晦暗，笛声亦随之低抑幽咽，百转千回，道不尽离别惆怅，诉不完落花伤情。

哥哥倾身朝我看来，目光恍惚，有刹那的失神，笛声随之一黯。我无动于衷，指下陡然用力，划过一串金铁般肃杀之音，硬生生惊破那哀怨颓靡的笛声，带起朔漠黄沙的苍

茫，长河滔天的豪迈。我的琴音越拔越高，飞扬处似游侠纵横、仗剑江湖，激昂处如将军百战、驰马沙场。而笛声渐渐力乏，几次转折之后，已跟不上我的音律。铮然一声裂响，琴弦崩断，笛声随之喑哑。

哥哥冠玉般面庞，罩上一层异样的嫣红，眸底一片震惊，执笛的指节隐隐发白。我亦气血翻涌，冷汗透衣，似耗尽全身力气，一时说不出话来。

“阿妩，你的琴技精妙至此，哥哥再也跟不上了。”哥哥转头看我，怅然一笑，神情有些恍惚。

我抬眸望向他，缓缓道：“意由心生，曲随心转，引鹤笛依然是天下无双，可是哥哥，你的心呢，它还和从前一样高旷自在吗？”

哥哥一震，却是避开我的目光，转头不答。

我蓦然推琴而起，捧起那具断了弦的瑶琴，摔在阶下。裂琴之声惊得槛外枝头飞鸟四散，左右侍妾慌忙俯跪在地，不敢抬头。

“哥哥！这平庸的瑶琴只能藏于闺阁，吟风弄月，当不起磅礴之音。而引鹤笛生来不是凡品，岂能将它埋在脂粉群中，终日与靡靡之音为伍！”我与他四目相对，分明在他眼底看到一掠而过的愧色。哥哥沉默良久，长叹一声：“再好的笛子，终究是死物。”

“那要看它遇上怎样的主人。”我望着哥哥，“笛子是死物，人却是活的，只要仍有抱负，终会找到自己的方向，一直走下去，再远的地方也难不倒哥哥！”

哥哥回头动容，深深地看着我。

我迎上他的目光，微笑道：“哥哥是阿妩自小佩服的人，从前是，以后也是！”

次日，哥哥主动求见萧綦。

这是他们第一次单独面谈，于公于私，于情于理，我都知道哥哥对萧綦的敌意，也知道萧綦对哥哥的成见。然而我没有踏足书房，任由他们一谈便是整整两个时辰，误了晚膳的时间也不自知。这是豫章王与王大人的对谈，也是两个男人间的交锋。世间男子无论身份贵贱，心底总有他们自以为不可动摇的一套道理，与女子的思虑截然不同。我不想置身于这微妙的天平中间，与其左右为难，不如听任他们用男人的方式去解决恩怨。

翌日，圣旨下，任王夙为河道总督、监察御史，领尚书衔。

一时间，朝野哗然，流言纷起，几乎没有人看好哥哥的治河之能。朝臣们一面议论着豫章王重用妻族，一面对新任的河道总督满怀疑虑。而哥哥终于从父亲光环下的名门公子，一跃成为朝堂上众所瞩目的新贵。面对各式各样的目光，哥哥仅以微笑相对。

江南水患甚急，不容一日耽搁。就在圣旨颁下三日后，哥哥起程赴任。

萧綦和我亲自送他至京郊，京中亲贵重臣纷纷随行。

哥哥着天青云鹤文锦朝服，玉带高冠，策马过长桥，在桥头驻马回望，遥遥对我微笑。此去千里路遥，前途多艰，哥哥将要面对的风雨艰辛，只怕不是我能想象。望着他的身影渐行渐远，泪光终于迷蒙了眼前……我又想起当年登楼观望犒军，远远看见父亲蟒袍玉带，位列百官之首，我曾取笑哥哥，问他什么时候也能如此风光……想不到，时隔数年，哥哥真的成为本朝开国以来最年轻的尚书，鲜衣怒马出天阙，轰动了帝京。

转眼夏去秋来，哥哥离京已经大半年，也许是上天相佑，今夏偏旱，水患并不如预料中的严重。个别州郡的水患也在哥哥的防范控制之下，并无重大灾患，河道疏浚十分顺利，堤防的修筑也进展极快。然而哥哥却上书朝廷，称今冬明春之际，才是最为严峻的时候，半分不能松懈。

这个秋天过得很快，木叶飘尽的时候，我收到了一份从皇陵送来的折子——皇叔子澹的侍妾苏氏，为他诞下了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孩。按照皇室规矩，需上表请太皇太后赐命，才算承认了这个孩子皇室正统的名分。上呈太皇太后的折子照例递到我手中，捏着那一道薄薄的朱绫折子，我在刹那间失神。

他已有了侍妾，有了女儿……子澹，子澹！已经时隔五年，每每念出这个名字，为什么心里还是会空空陷落下去，仿若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捏住。

他离京那日的情形恍惚仍在眼前，那一天柳絮纷飞，细雨如丝，我们却都没想到，此去皇陵竟是漫漫五年。如今天阙翻覆，物是人非，往日一切成灰。

然而福兮祸兮，谁又说得清楚，若是没有这五年的幽禁，若是他身在皇城，只怕早已卷入嫡位之争，今日是否还活在世上也未可知。

自先皇驾崩，谢氏伏罪之后，他已成了无足轻重的一个人。

曾有人向萧綦进言，索性除去子澹，永绝后患。萧綦却虑及连番屠戮，已令世家亲贵心寒齿冷，若一味赶尽杀绝，反而失去了朝野人心。不久，萧綦将子澹从辛夷坞释回皇陵，撤去了原先的监禁，算是还他自由之身，只是不能再踏出皇陵半步。

一片枯叶被风吹入帘栊，轻旋着落在那折子上，我一言不发，缓缓将折子合拢。

当年离别的时候，他还是翩翩少年，如今却连女儿都有了……惆怅之余，我心底竟有淡淡欣慰，甚而有一丝解脱的轻松。想来他在皇陵，孤苦寂寞，能有红颜知己长伴身侧，

也令我稍觉心安。

只是，心底终究有一丝莫名怅惘，若再由我给他的女儿取名，更是绝佳的嘲讽。思及此，我无声叹息，命宫中女官将折子转去太常寺，由掌管宗室礼制的官员拟了名字再呈上来。随即我又传召少府寺监，命他以公主之制预备贺仪送往皇陵。

明烛将尽，已到就寝的时辰，我在镜前卸下钗环，长发如云散落，垂至腰间。

萧綦只着宽松的丝袍，从后面环住了我，挺拔坚实的身躯与我相贴，只隔薄薄丝帛。我脸颊一热，肌肤渐觉发烫，转身勾住他的颈项，手指沿着领口滑下，轻轻摩挲着他衣上蟠龙刺绣。蟠龙是皇族王公的章饰，飞龙却是只有皇帝才可用。不知道什么时候，他衣襟上的蟠龙会换作傲视九天的飞龙……我知道这一天并不会太远。

他的手滑进我丝袍底下，滑过腰肢，缓缓移至胸前，掌心的温热灼烫我每一处肌肤，令我顿时酥软。我喘息渐急，微微咬唇，仰头望向他。他目光幽深，眼底浮动着情欲的迷离，俯身渐渐靠近……几近窒息的长吻之后，他放开我的唇，薄削嘴唇掠过颈项，蓦地含住我的耳垂。我呻吟出声，却听见他低低开口，“皇叔的孩子可有备好贺仪？”

我一颤，陡然清醒过来，直直迎上他犀利的目光，心中顿时抽紧。

“那是个女孩。”我惴惴开口，喉间有些干涩。

“我知道。”他淡淡一笑，目光却毫无温度。

我心头一松，果然是太过紧张，唯恐他容不下又一个皇位继承者。既然他已知道那是个女孩，且是一个失势皇叔的庶出女儿，却为何有此闲心特意一问。

“怎么，你似乎很担心？”他的语声越发冷了下去，目光锋锐如刀。

我怔了怔，心念电转间，蓦然明白过来……莫非，他在跟一个刚刚出生的孩子较劲吃醋？

当年我与子澹青梅竹马的旧事他是知道的，只是这些年我们心有灵犀地缄默，对此闭口不提，我以为他早已将那段往事忘记了。我骇然失笑，索性一口承认下来，“不错！那孩子生在偏寒的皇陵，又是庶出，身世堪怜，所以我格外怜惜，连贺仪也是按公主之制备下的，王爷认为有何不妥？”

萧綦见我承认得如此爽快，一时反倒无语，沉了脸色问道：“仅仅是怜惜？”

我眨眼笑道：“不然你以为是什么，爱屋及乌？”

他哑然，被我抢白得一脸尴尬，眼底陡然有了怒意。

“我和子澹曾有两小无猜之情，这你是知道的。”我挑了挑眉，坦然含笑，看着他脸色渐渐铁青，“那个时候，你并不知道世上有个女子叫王儂，我也不知道世上还有一个男子叫萧綦。那时我以为身边之人已是最好的，却并不知道真正爱恋一个人，和两小无猜的亲近是完全不同的。”

萧綦依然冷冷地看着我，唇角紧绷，可眼底分明已有了掩不住的温暖笑意，“怎样不同？”

我踮起脚尖，仰头在他颈项间印下蜻蜓点水般细吻，曼声轻笑道：“怎样不同……你试试看不就知道了？”

“试试看？”他的呼吸骤然急促，冷峻面孔再也强绷不住，低笑道，“这可是你说的！”

他手臂一紧，蓦地将我横抱起来，大步向床帷间走去。

【旧憾】

午后初晴，不觉又到初冬时节。

我自小畏寒，每当秋冬时节总是多病，前些时候偶染风寒，竟一病半月。今日似乎好了许多，听萧綦说静儿一直吵闹着好久不见姑姑，便打起精神入宫看他。

甫一迈进殿门就听见静儿欢快得意的笑声，我抬眸看去，顿时惊恼交加——他竟骑在奶娘背上，拍打着奶娘在殿上“骑马”，口中兀自驾驾有声，周围一众宫女团团簇拥，争相给小陛下助威，在乾元殿上闹成一团。连我走近殿门，也没有一个内侍通禀。

“皇上！”我冷冷开口，“你在做什么？”

满殿宫人蓦然见我立在门前，慌得乱糟糟跪了一地，参拜不迭，一个个再不敢抬头。静儿瞧见了，一下从奶娘背上跳下，咯咯笑着朝我奔过来，“姑姑抱抱！”我看他脚步还踉跄不稳，忙迎上去，张臂抱住了他。他立即紧紧地搂着我的脖子，说什么也不放开。我只得吃力地抱起他，臂弯隐隐发沉，当初小猫一般大的孩子已经长得这么大了。

我板起脸看他，“陛下今天不乖，姑姑说过不许自己乱跑，不许跌跤，你有没有记住？”静儿乌溜溜的圆眼睛飞快一转，低下头去不说话，小脸却埋在我胸前，撒娇地使劲蹭。

“陛下！”我狼狈地拉开他，不知他从哪里学来这般精怪。这么小的孩子也懂得察言观色——知道我对他宠溺，便每次都赖皮撒娇。只有萧綦在旁边，他才肯乖乖听话。奶娘递上一件团龙绣金的小披风，柔声笑道：“王妃一来陛下就高兴，连跌跤都不怕了。”

我将静儿抱在膝上，转眸看向奶娘，淡淡道：“是谁教陛下将人当马骑的？”

奶娘慌忙跪下，叩头道：“王妃恕罪！奴婢再不敢了！奴婢原只想哄得陛下高兴……”

“哄陛下高兴？”我挑眉正欲斥她，却听静儿仰头咯咯笑道：“骑马马，王爷骑马马，陛下也要！”

我恍然明白过来，上次萧綦曾抱他骑马，从此他便念念不忘了。教他叫姑父教了许久，他偏只记得左右都叫王爷，也学得一口王爷王爷地叫，听我们都叫他陛下，便以为自己的名字就是陛下。我一时啼笑皆非，本来沉了脸要数落他，也忍不住笑出声来。

静儿见我笑了，顿时得意顽皮起来，在我怀中左右扭动，伸手去够我鬓边摇曳颤动的珠钗。我正听奶娘将静儿的起居情形一一详禀，不留神间，被他一手扯住鬓发，抓下了那支发钗。奶娘慌忙将他接过，他笑嘻嘻地抓着那支凤头衔珠钗，不肯松手。我鬓发散乱，拿他无可奈何，却听奶娘笑道：“真是风流天子呢，小小年纪就会唐突佳人了。”奶娘的话引得众人掩口失笑，静儿兀自握着发钗手舞足蹈，好似得到了心爱的宝贝。

我叹口气，只得起身重新梳妆，“将发钗拿过来，别让陛下玩这些东西。”

奶娘忙俯身去取珠钗，静儿却左右躲闪着不肯给，奶娘无法，只得道：“陛下再不给，奴婢可要斗胆冒犯了。”

“你敢！”静儿娇细嗓音尖叫着，倒有几分子隆哥哥当年的蛮横。

我苦笑着转身，对镜散开发髻，正待梳头，陡然听得背后一声惨呼，左右宫人纷纷尖叫。我霍然回头，惊见静儿舞着钗子划过奶娘脸庞，从眼眶到脸颊，被尖利钗尾划出深深血痕！奶娘满脸鲜血，痛叫着捂脸跌倒！左右都被惊呆了，一时间没人回过神来，静儿自己也被吓住，蓦地转身便跑。

“来人，快拦住陛下！”我失声惊呼，扔了玉梳朝静儿追去。左右侍从慌忙围上前去，静儿见此情状越发害怕，掉头往殿外玉阶跑去。内侍都已奔进殿来，门口竟无人值守，殿前侍卫隔得又远，竟眼看着静儿跌跌撞撞往玉阶奔去。

我心头惊跳，暗觉不妙，脱口道：“拦住他，拦住——”

话音未落，那小小身影在阶上一晃，立足不稳，一头扑了下去！

“皇上！”左右宫人一片骇然惊叫，殿前大乱。

我脚下虚软，跌倒在地，浑身剧颤，半晌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太医……快宣太医！”

一名内侍从阶下抱起了孩子，慌忙奔回殿中，孩子瘫软在他臂弯不哭不动。

我心下全然凉透，手足皆软，被宫女扶至跟前一，只见孩子脸色惨白如纸，嘴唇泛青，鼻孔中淌下一道殷红的血。